

啊，荒野



Elfriede Jelinek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文集

ELFRIEDE JELIN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奥]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著 莫光华/译

耶利内克会轻轻地敲打语言，就
好像一位医生轻轻敲打病人的胸口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SVENSKA
AKADEMIEN

阿，荒野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文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ELFRIEDE JELINEK

[奥]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著 莫光华/译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啊,荒野/(奥)耶利内克著;莫光华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971-8

I . 啊…

II . ①耶… ②莫…

III . 长篇小说 - 奥地利 - 现代

IV .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575 号

策 划:刘硕良 严小额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责任编辑:吴裕康 霍晶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15.62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2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1946—)，她是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以来第十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译本前言·

荒野畸恋 自然悲剧

莫光华

按原著封面标题的“Prosa”字样，耶利内克这部《啊，荒野，啊，保护她》被称作散文。但据译者的感觉，这本书其实是由三个互相嵌套，彼此缠绕，互为参照的漫画式中篇小说构成。不妨称之为“荒野三部曲”。作品内容驳杂、思想冷峻、视角跳荡而收放自如。作者语言奇特、极具张力，思绪诡谲、指归幽深，嬉笑怒骂、令人惊诧。从内容和结构上，译者觉得，这本书不是一部通常所说的“散文集”，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这一点也体现在作者为各篇所加的标题上。但是，之所以被称为散文，大概因为作品没有完整清晰的故事情节、主人公皆属无名无姓的、仅借人称代词指称的漫画式人物，并且作品采用了诗化的和独白式语言，叙述性较弱。而这在形式上倒符合我们中国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界说，故称之为“散文”也在理。

由于手头无相关资料，且时间仓促，以下译者仅据翻译过程中的肤浅感受，勾勒本书的基本特征，供读者参考。

创作时间：按原著版权页的时间，初版是1985年，也就是说至少写于近20年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约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

地点背景：德奥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私有林区、私人猎场、旅游风景
区、高山滑雪场。

核心人物：一个是妻离子散、有名无姓的青年伐木工“埃里希”。一
个是有姓无名的 70 多岁的女诗人“艾希霍尔茨”（疑似作者本人）。

重要人物：一个无名无姓的“女经理”，某德国康采恩在奥地利的总
代理。一个无名无姓、只有绰号的大资本家、森林所有者“商场国王”。还
有一个世界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疑似海德格尔）。

译者认为，不妨将全书看作以英俊健壮的青年伐木工埃里希的悲
惨命运为“潜在线索”的一部“畸恋”小说。文盲埃里希戕害自然、荼毒生
灵，被欺骗、被利用、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抛弃、被惩罚、被杀戮。
这个可怜可恶、腰无分文的小人物的形象贯穿全书。他是个粗野、麻木、
残忍、猥亵的兽奸者，却同时被两个最出类拔萃的女人“追求”和“需
要”，并成为她们的“自慰器”。这两个分别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在
精神和物质领域的最高发展阶段的人物：一个是某位闻名世界的哲学
家的情妇——特立独行、怀才不遇的女诗人艾希霍尔茨；一个是某德国
重工业康采恩驻奥地利总代理——叱咤风云、年轻漂亮、冷酷无情的无
名无姓的“女经理”。埃里希被选中充当“性助理”，陪同女经理上阿尔卑
斯里的猎场。作为一次“意外事故”的结果，被抛弃的伐木工，由于看见了
了不该看的一幕政治与经济的黑暗勾当，最后像动物一样遭到“猎杀”。
在这些过程中，喜欢激情谩骂的耶利内克把奥地利和德国历史和现实
中的几乎所有人、所有方面、所有现象都骂得体无完肤。不管事实如何，
译者以为，本书至少为中国读者开启了一个认识德、奥等国社会的一扇
令人不无惊愕的窗户。

在书中，人作为自然的敌人和追求者，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弃儿，可
怜又可耻地夹在日益恶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人的自然属性，特

别是人作为艺术和社会生活重要内驱力的性能力的载体；人的社会属性，特别是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庞大机器的可有可无的一个部件；以及人，特别是思想家、艺术家、诗人等脑力劳动者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监视和镇压的对象；最后还有人作为生物老化进程即死亡的恐惧者。这四个方面决定了人总是处于无法克服的烦恼、恐惧、压力、痛苦和绝望的处境。本书对这种处境有着独具特色的观察。可以说，从思想内涵上讲，耶利内克这部作品具有优秀长篇小说才能达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同时，由于作者的个人经历，这部作品，尤其是里面的女诗人具有自传色彩。特别是第二篇里，作者对纳粹进行了赤裸裸的咒骂、讽刺和抨击，同时也是对德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是对文学、艺术、哲学的揶揄讽刺和独特理解。

可以说，“自然”^①是本书真正的“主角”，它在全书出现不下三百次。从标题和内容上看，本书似乎在为自然保护主义者张扬。但文中只有一两处明确使用了“环境”和“环境保护”等词语，绝没有呼吁“保护自然”。并且书中也不乏对自然本身的嘲讽和咒骂，因为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在与人为敌。作品揭露了那些以阴险、伪善、自私的政客和大资本家为代表的上流人物的丑恶嘴脸。他们不仅鱼肉百姓，而且还凭借他们的财产和权势，以保护自然为名，变本加厉地鱼肉自然。作者咒骂那些被人利用的所谓“自然保护主义者”——一切都只是在变本加厉地破坏自然。作者厌恶那些保护动物（为了更好地猎杀）、保护植物（为了更好地砍伐）、保护自然（为了更好地发展风景繁荣旅游）的阴险做法。显然，作者是在彻底反思并颠覆我们通常以经济利益特别是旅游价值为导向

^① 汉语里习惯于把自然(Natur)称作“大自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褒义，色彩上与本书里的“自然”有所区别。故译者将原文的 Natur(包括其形容词等形式)，大都译为“自然”。以下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所加。——译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的自然保护或生态保护。真正要保护的，不是自然，而是“荒野”，那种原初的让人敬畏的自然状态，而非人化的自然；作为风景、旅游目的地或者挤之不竭的“奶牛”。

不仅如此，对作者而言，自然首先是一个叙述与表达的场景，就像在许多作品中一样。自然是人的一切活动的背景，特别是作品里有关活动的背景。正如作者所言：诗人和登山者“两者都在处理自然”。所以耶利内克是在通过写作处理自然，建构和消解自然。

正是由于把自然作为表达场地，作者才无拘无束，充分而恶毒地发挥了她这位“实验语言艺术家”、“独白式的激情谩骂者”的无与伦比的语言想象力。作者对德语的讽刺性判语是：“德语，它是这样一种语言：每一首诗立即就会为自己选中这种语言。这种文化语言！”^①耶利内克以令人惊叹的方式把这种一向被视为“诗人和哲学家的语言”的话语系统的魔力与魅力施展得淋漓尽致。在语汇层面上，谐音、双关、隐语、俚语、作者自造词、文字游戏、幽默谐趣、典故等在原文里比比皆是。在句子层面上，多数句子短促、轻盈、破碎、交错，极具张力。同时，句中人称指代单调而含混，不少句子藏头去尾，难以一目了然，其多义性和不可译性有甚于诗。特别是第一篇，很多句子或片断非常具有诗歌的节奏和意蕴，这大概也是作者作为诗人的才华的体现，难怪这一篇的副标题就是“诗”。

耶利内克认为“她的语言来自音乐，她是无法被真正翻译的作家。”^②可以认为，她这话首先肯定是针对德语以外的西方语言而说的。对于汉语，她恐怕会干脆说，“她是无法被翻译的作家”。但是，“对付”西方语言，同样堪称“诗歌语言”的汉语也有其独到的优势。在翻译中，译者尽

① 原文第138页。

② 参见耶利内克：为父亲雪冤而创作，见于《北京青年报》（2004.10.11，美术）。

可能保持了原文的句式、节奏以及词汇层面上的讥诮、诙谐之处。但是部分词句汉译后读来可能不太顺意或顺理。正因为作者采用了诗性语言手段，而且“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加之德、汉语言和文化差异较大，也因译者才力不逮，翻译这样的作家当然是一件极易成为费力难讨好的事。得益于刘硕良和吴裕康两位前辈的督促，译者勉为其难，匆匆完成本书的翻译。在此，译者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匡正译文中难免的错漏或不当不是之处。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日 重庆

目 录

译本前言 / 荒野畸恋 自然悲剧	莫光华
第一篇 外面的日子：诗篇	1
第二篇 内·昼：不是讲故事	75
第三篇 外·夜：精彩的散文！宝贵的代价！	169

第一篇

外面的日子：诗篇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上冻前的某个并不特殊的冬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正如他自己设想的那样！）。他唱着不是漫游者唱的歌。他的呼吸强健有力。他踏上那条山路。朝着寒风凛凛的高处，他毫不惊讶地走着，因为这条道他已走了一辈子。他的行动是在回应来自最高处的一份邀请。可怜的草在夜里挨了冻，此时才在白昼艰难地直起腰来。对于留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很快就会有大雪为冬季运动增温助兴。栅栏倾斜了。它并不结实，已有些缺口。肯定不是要阻挡某些只会不声不响地冲向围栏的野兽。这里没什么必须被阻挡的，也没什么必须被圈起来的，除了居民们。没什么阻止这位远足者，当他舒展他那闪亮的翅膀的时候。有的人很有理由回避那些行使职权的人，有的人则是不想撞上野兽。他们有权这样。可这里再也没有动物。在那些更美丽的地方，山与谷可能会放

射出星星点点的利益的火花，而这地方却不会^①。

这地方不灵光，所以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游客被打发来。没有大湖。这里被圈起来，并且连这也弄得很俭省。拙劣的围栏竖在那里，就像一具具木头髑髅，甚至很难把它们圈起来的那个范围称作空间。这男人曾在生活这所学校里接受过关于木材方面的培训。零零星星的苔藓，稀稀拉拉的地衣，没有哪处真像屏幕那样密实。岁月无缘无故地毁掉了大多数东西。这些岁月没什么精华，只有留在家里的人们的生活的醋味。足之所及，处处都是令人难受的冶金工业，不健康的容易发炎的没完没了的炼钢厂。要建一座用于设备制造的轧钢厂。那些贪得无厌者。为了联邦公路上那些奔驰的车辆、自我玷污者修建的水泥厂——它所做的，无非是在撒播灰色的尘埃。未能清除的石灰在啃噬骨头——无论兽皮还是人皮里的。这男人被请去吃点心喝咖啡！在这一带，凡是钉有钉子的东西，都是他的手艺。我亲自用这双手制造了凳子和栅栏，其数量经得起每一场酷寒的考验。在失业盛行的时代，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凳子。为了能让客人高兴，我还能造些什么呢。

最近，您听我说，我的两个孩子被我的前妻送到了蒂罗尔^②。那个机灵的往上爬，那个笨拙的则抱着别人的脚踝。可以给自己弄一身假运动服。它们描绘着众人内心对奥运会的想象（体育！体育！妙极了。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的分店！）。您得注意了。因为降雨而有毒地膨胀起来的小溪已朝我冲过来了。我毫不费力地攀登。我有所

^① 本书第一、二篇原文译成汉语，分别有三万、五万多字，作者没有分段，一气下来宛如一条色彩斑斓的五色河。但一般读者要连续读这么长达几十页的蕴含丰富内容和不同表达方式的独特文字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为便于读者在阅读中喘喘气，慢慢体味，中译文试着分了若干段落，不一定合适，读者尽可不顾这种段落的划分，一股气读下去。——编者注（本书注文除注名者外，均为译者所注）

^② 蒂罗尔和下文的施蒂利亚都是奥地利州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遗漏。孩子们走后，一片沉寂。我的耳朵什么声响也听不见，并且对此不能忍受。对孩子们可怕的喧闹，我有着植物般的回忆。他：他敢断然抬手向孩子们打去。对此，许多报纸都拒斥。一只手捧着一本插图启蒙读物，书中有女人下体示意图。似乎一年里最令人沉思的时间，会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开始。没有鼓励，没有枞树枝花环。没有这一切。在和谐一致的愉快气氛中，我的前任岳父母从家里拖走了我的东西，我一无所有了。我邮购来的贵重书籍躺在烂泥里。那可是我长期以来的收藏！事情就那样。是他把我们的女儿赶出家门，现在他装作不好意思了。他必须作为坏分子滚蛋。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我们的一切。孩子们曾是我们的全部。我妻子曾以她那乏味的可爱方式制定了一套新的生活计划。他一无所知。对于他，自然是个谜，他从它身上赚取生活。是什么驱使它让石头成堆，还折磨人们？让人制作关于它的风景明信片，成为业绩？

一旦人与自然发生接触，自然就是肮脏的。我妻子按照新计划行事。我后来又揍过我的两个孩子，当他们上公立中学的时候。为此，自然就像一只没装鸭绒的坚硬如铁的枕头打击我。我那两个学习有障碍的孩子的最终状况是：第二和第三等公民。可现在得从某幢房子里出来，那可不是他的。接骨木丛。山路层叠，如塔高耸；一个巨大的蜂窝形成的人蜡。一个来自邻国的请求：请将它弄得稍微能让客车通行！一次为夏季游客实施的美妙的开发，而不是为山上的居民作出的小决定。这条路是新修的，游客们作为魅力的见证走在上面。这男人去拜望一位老妇，她邀请他去吃点心。他跟别人一样，只不过他是本地人。那位老妇，一个非常雅致的女人，是从国外进口的。她的嗜好是跟一个普通的人进行哪怕最普通的交谈——只要有人跟她说话。她是个另类！她是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混血儿。她曾做

过法语教师，那时她的状况良好。如今她的状况很糟糕。她左顾、右盼，眼睛直勾勾的，望着窗外。她租了这些农舍中的一间，很便宜。她就是全家，就她一个人。对她而言，购物成了问题。此处这个年轻男子替她解决过一些问题；他脖子年轻，他脑袋年轻，他胳膊年轻，他身板敦实而年轻。东西是在山下买的。收了现金，那小伙子会送来一只睡袋连同食物和饮料。结账的小本子朝他摇晃着，那些咯咯发笑的妇人之手在那里面记下谎言。价格生于幻想。剩余的她们就揣进衣兜儿，这些喜欢拍巴掌的女人们。老妇想获得有人在她手指间生长的那种感觉。这个出于爱心的女园艺工，想让青年男子们在她的手指间生长，即便他们很粗野。她已经七十多岁了！长嘴是为了说话。此外，母鸡们也是这个老妇的问题。它们是她能在肉体和生命上培育的一切。身体胀鼓鼓的，这只小动物坠落在她手里。有一个人，她不认识，在一些寂静的、被动物的呼吸烘得微热的地方实施了一种犯罪行为。而公牛和母牛，它们对此却一声不吭。这些忠实而可怜的小动物默默地忍受着。畜群小，但凡有一个忍着，就会有好些个也能忍。越轨不被容忍。这女人想交换一次意见并与人有所交往。虽然这女人很老了，却仍然出于对生机勃勃的生命之贪欲而激动地颤抖着。她想为自己戴上征服者的王冠。兽奸不好。可毕竟我还活着。我在精神上还是新鲜的。我还硬朗。我渴望得到呵护。会这样想的不止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只要时机恰当。应声爬出来的是一些愚蠢而老气的农家女。她们平时躲在草堆下藏而不露，这些未经发掘的宝藏。背着小石子儿的甲虫会觉得自已负重最大，在粗野的生灵身上有效的实验居然可以在人类本身上进行！一个傻姑娘（“发情的女儿”）名叫露西，她屈服于陌生的度假游客的奴役。他父亲寻租并成功了！一个人欢乐，就有另一个人受苦。某某那个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足的蠢女儿；负重的牲口就是流泪的牲口。就这样，她使自己为人所用，那傻姑娘。村民不铲除那样的垃圾，而是利用它。

乡村有同情心，乡村对外开放，乡村比城市有人情味，乡村化脓了，乡村就是如画，乡村认识每个人。乡村什么也不抛弃！它对于自然是健康的。它得益于自然。自然也从乡村那儿受益，只要水还能温暖地流淌！没什么会被直接扔进疯人院，首先得把它的奶水挤得一滴不剩。即使大粪，我们至少也得要那最臭不可闻和最能败坏声名的。那个露西头脑空空却充满活力。在她身上，一切能量都涌进了肌肉，绕过大脑的那段弯路是漫长而不值得的。她为上帝的酬谢干活。根据“酬谢”这两个字而得名的那个人^①，挂在客房里他的支架上浑身沾满苍蝇屎，画你的十字吧！你们这些活的小画像！你们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你们这些非收信人！现在我来说说我的孩子们：最近以分期付款方式给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崭新崭新的。给女儿买了一个巨大的玩具厨房。一切皆小，一切皆无。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我感到阅读很吃力。小小的压力。一切都可怕地压向我！那个脏人在他的厨房里满心欢喜，像猪猡在泥浆里打滚。不，不是那样。孩子们却公然对我说，我们不可以接受你的任何东西，爸爸。妈妈不许这样。我们宁愿玩树叶也不会动你送的东西。傻乎乎的，为了最后一次愉快地揍人，我领他们到了屋后。不能让岳父母听见孩子们的喊叫。那是猫叫。谁要是不愿意，必定挨得更多。当时我啥也没觉得，妻子购物去了。亲爱的上帝让无辜的孩子暂时一丝不挂，保护神大约睡

^① 原文 Gotteslohn，意即“上帝的酬谢”。那个人，当指耶稣。原文里有许多这类谐音、双关、隐语、俚语、作者自造词、文字游戏、幽默谐趣、典故，等等。这在原文里十分精妙，值得玩味。但因德汉语言和文化差异较大，也因译者才力不逮，实难等值翻译，故多照直译出，从而某些译文读起来显得有些唐突、难解；另外，因为时间仓促，不能对上述本该注释的语言和表达难点一一注明，恳请读者谅解、明鉴。

着了。他不可能睡得很好。他在梦中触动了眼睫。现在他们将开始这新的生活阶段，享福吧！咬破牙关的呻吟，愤怒的嚎叫。然后是手臂折断，苦涩的呕吐，平滑地穿过，孩子的骨头。狗食。女孩鼓起勇气挡到男孩面前。我大些，我的骨头忍受的时间已比他长了整整一年！事后我感到难过，然而，在跟我说话时必须首先是谨慎的。人们必须慢慢探寻我善良的内核！这姑娘被她母亲调教得随时准备牺牲（这也得有个限度），为她自己的弟弟！母亲那些涉及用信赖反对信赖的绝妙的考虑：女儿必将成为一道配菜，虽在父亲之后，但仍在弟弟之前。真妙啊！小花儿。面对照相机，风景蹲下隐藏起来，寂静地度过时间。看，有一匹马！新丈夫是通过了考试的护林员。他用那些闪闪发亮的设备看护一公顷森林。他不吸烟，对树木没有火灾的危险。这一次，那女人准备充分地插手。你们还会喜欢旧爸爸吗，如果你们到了别处？很快，孩子们就忘记了一切，甚至那些伤口。面对父亲，耶稣也曾忍住他的伤痛，我们再一次从头开始，所以什么也没发生。依然留在我这里的，是一两个孩子的大脑和一只干燥的儿童牙刷，上面有一团牙膏。刷牙！早就失效的命令。从一片森林中产生了那首流行歌曲，说二婚女人嫁给一个护林员并跟他跑到了蒂罗尔。我击毙这个滴着松脂的动物屠夫。早早练习，这是一个需要护理的病人想要的东西，老妇人在山上练。她精神矍铄。血淋淋的自然的伤口也在我手心，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大天使！（存在于下列商品中：人们认为最好的东西！）这发情的国家在消灭我，它迫害我。我不喜欢孩子们。此时寒意向我袭来，成功：在通向家门的碎石路上孩子（顿时）沉默。恶心塑料而沉默。跃上自行车飞驰而去。玩具车展示了最新的缩小的模型。我仰卧在床上，因为可惜我从木头里扛出了大量严重的伤痕。